

楊太史別集序

蜀之文教倡於文翁而相如始東授七經爲藝士嚆矢楊雄深湛佚蕩文似相如其爲太玄及法言四賦超軌詞林桓譚以爲絕倫者也我

明則有新都楊用脩太史豈其

苗裔耶何攜述之博也先生
首魁

廷對博雅蓋代跡其周禮張柳
之對裔宇鬼瑣之辨德靖時
大爲

兩朝所器重嘗從游李文正公
授以石鼓之文過目輒有神

解逮投荒滇雲益勤鏤管所
著諸書固多膾炙當代者乃
其家藏自詩文外約七十餘
種蠹簡殘編幾與豐城神物
俱隱矣余奉

命撫蜀之餘戢戈講藝於地方
文獻懼有湮沒乃檄取先生

遺書得餘冬序錄古今謠諺
詞品啓秀韻寶古雋共七種
可以拓識可以娛神可以爲
乘彤染翰者之赤幟爰合爲
一集付之梓人或曰屑玉盈
車不如全璧奚用是屑屑瑟
瑟者爲不知剖赤畫之山則

溢鏹流金無不就冶提孫韓
之旅則宮嬪市卒皆可當千
卮言碎義取衷在人世徒守
寒膚嗛腹不旁蒐往愆之林
欲以五寸之管而傲千秋抑
已難矣是集七種不可廢也
吾第而言之序錄本之燕泉

何公而摘其要純駁不淆統
貫悉備是汲冢越絕之遺珎
也古雋參之格言辭命而鈎
其玄篇杼鳳藻句苑虹梁是
左氏諸史之羽翼也古今譎
識洩於微微炳於旦旦則堯
衝禹金之符驗乎謝華啓季

合綦疊錦貫珠編玉則玄圃
崑岡之鉅麗乎詞品柔情曼
聲菁華琬琰吾以比之海童
蘆笙之奏韻寶審聲調氣祖
日宗辰吾以匹之岫嶠嶧山
之文古今諺邇以及遠小可
喻大則又夏諺所以風游豫

而曾傳所以喻苗碩者也大抵次序臚分皆先生手自丹鉛故辯博不病於無稽要眇無妨於大雅結繩而後良不多見夫當子雲校讐天祿閣職在文墨與用脩同而用脩羈置滇南較之寂寞一亭者

尤甚人固恒從子雲問竒字乃用脩之縕竒亦何必減子雲也亡論子雲卽漢稱博物君子無過東方生七車張諸人彼其窮幽極曠洵足艷稱一代然安知無好奇之士高其名而附會之者今先生之

著作具在古今人豈相遠哉
吾卽以七種代七經而以用
脩爲子雲因之上下千載可
也

萬曆甲辰孟秋之吉

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新城王象乾書

古雋目錄

卷第一

五帝銘

衍湯言

古遣將禮

末后古禮

后夫人進御禮

魯師春姜說

虞巡狩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洪範五行傳

右八篇

經籍遺訓

孔子讀詩

荀子論詩

毛萇說詩

文中子論幽風

劉更生論春秋

何邵公說乘馬制

孔子論御

列子說御

淮南說御

右九篇

荀子論聖人

荀子引古傳

荀子引孔子遺言

右三段

瑣言

卷第二

周齊侯鍾銘

周齊侯罇鍾銘

姜鼎銘

右三篇

鍾鼎款識

六合解

九土解

括地象解

五音解 管子

七觀解

山書

井田記

事始

右八篇 博古

客說周公

管仲辭桓公

叔向對晉平公

翟使對楚王

惠盎諫宋康王

諒毅使秦

欒懷子諫田獵

柳下季對岑鼎

赤章蔓枝諫夙繇

宛春諫衛靈公

狐援說齊潛王

無鹽說齊宣王

虞史伯夷曆術

右十三篇 古諷諫之辭

卷第三

雍門周以琴說孟嘗君

或謂楚王

蘇子說齊閔王

蘇代約燕王策

蘇代說淳于髡

燕王謝樂間書

荀卿謝春申君書

汗明說春申書

鄒子折公孫龍

家語致思篇

右十篇 辯折之辭

子張論哀公不好士

韓非論龜策鬼神

賢良說奢侈踰制

荀子對應侯論秦

師曠論齊桓公

淮南論五道

南宮邊子論周公封魯

呂覽論封建

呂覽論察言

楊子雲論秦并六國

荀子論義利

荀子論強弱

荀子論諸子

荀子論精義

荀子論發辭賞

孫伯論吳亡

八公論秦亡

楊子雲論李仲元

宋玉荅或問

宋玉讓友

右二十篇

論義之辭

卷第四

敘湯使伊尹就桀

敘武王使人候殷

敘武王定殷

敘周宣王殺杜伯

敘韓褐子不祈河

敘王孫商及趙

敘宋就瓜亭息爭

敘楚屠羊就爵賞

敘趙襄子襲代

敘士尹池胡宋

敘郇成子卹右宰穀臣

公孫龍進善呼者

田鳩說秦王

薛燭說劍

李園納媚

禮八音解

八風辯

卷第五

上秦皇言韓可舉書

上韓王書

由余對秦穆公

宋人以玉爲楮葉

趙襄子學御

悍者隣

晏子對哀公

文賤蘭櫃

宋人謳唱

周君畫莢

造父御馬

延陵卓子

楚人矛盾

劍馬

通變論

可淺可深章

論赦

堂上遠於百里

管仲復於桓公

桓公外舍而不昇饋

天有常象

四稱

水樞

聖君說度

敬靜定性

執靜道定

廐史論傳比伐

婢子論詩

草十二衰

蛟龍虎豹

抵國距國

立賢

畝鍾之國

衡籍

參患

主德

中央之人

治國

正靜

放春

明王

黃帝問伯高

地均

國機

戰賂

卷第六

文仲子論祀祭享

正本

左儒死諫

田饒請宗衛不能用士

五本

漆雕馬人論三臧

魯石公說劍

許綰諫起中天臺

武王伐紂

仁人之兵

盡性致志

孔子見客

庸人

關雎

下民瘁瘵

東海之魚

德輶如毛

養性持命

孔子過康子

阿谷處子

天子出入之樂

天地有合章

孔子論五羊大質

三苗貫桑

蘭外喻性

卜商折公孫恂

盍胥對晉平公

君子避三端

卜莊子

李克論吳亡

卷第七

分職

任地

辨土

審時

卷第八

古律呂書文

太公論五音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

農器

越女對越王劍術

陳音論射

范蠡苦成對越王

中黃伯矜勇

天老說鳳

春秋元命包論五藏

兵形象水

窺敵三十二街

兵勢

司馬法仁本篇

應劭記十反

淳于髡斗酒說

九方臯相馬

解蔽篇

論俗世輕今重古

古夢書

相貝經

祖錢祝

雜陰陽書

春秋元命包九州解

宋何承天達性論

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

魏阮瑀文質論

應瑒文層論

汜勝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傳卷第一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五帝銘 皇覽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
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
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也
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
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
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
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
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
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感之我獨

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
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
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堯之
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
慄慄恐夕不見旦武王曰吾并殷民居其
上也翼翼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
之以謙威強者守之以恭武王曰如尚父
言因是爲戒隨躬

衍湯言 說苑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
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
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
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
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
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
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
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
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

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古遣將禮

淮南子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
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
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
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
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
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
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

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荅曰
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
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
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
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
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瓜鬻設明衣
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
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
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益爵祿割地

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言有罪而誅
顧及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
無後洽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
退齋服大勝三年及舍中勝二年下勝期
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
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
五谷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
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求后古禮

白虎通德論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
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諸
侯昏禮以履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
寡人奉不珣之琮不珣之履禮夫人真女
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諭於傳母之教
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

后夫人進御禮

尚書大傳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

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鳴
大師奏鷄于陛下然後鳴玉佩於房中告
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
質明于陛下然後夫人入廷君出朝凡羣
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
尊者宜後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
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
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
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凡進御君

所女史必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
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
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孔子曰日
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
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

魯師春姜說

古師春

婦人之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
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
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
信寢息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虞巡狩傳

虞夏傳

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
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
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舞
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柝陽儀伯樂舞
饗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
蘆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
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

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
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
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
聲比中謠名歸來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
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并論八
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
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

洪範五行傳

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共

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
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
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
共禦六代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
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一事一
曰貌貌之不恭是爲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
有鷄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
青雊青祥次二事曰言之不從不义厥咎

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
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
則有白青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
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茶厥罰恒燠厥極
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保蟲之孽時則有
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赤青赤祥維水沴
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
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輟妖時則有
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

青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之不慮
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陰厥極凶短折
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
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青黃祥時
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
則有蛇龍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
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逾行維
五位復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

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
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
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
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
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
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
次相將其次受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
鮮之功禦貌於喬忿以其沴其禮祭之參
乃從禦言於訖衆以其沴其禮祭之參乃

沴禦視於忽似以其月沴其禮祭之參乃
沴禦聽於怵攸以其月沴其禮祭之參乃
沴禦土極於宗始以其月沴其禮祭之參
乃沴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噐絜祀
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沴東方
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
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
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
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

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孔子讀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
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
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
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
木瓜見苞苴之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
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
伐檀見君子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

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
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
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
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
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羊羔見
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
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
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
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荀子論詩

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而不愆其正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汚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徃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毛萇說詩

巷伯云哆兮哆兮成是南箕侈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

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其室隣之娶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謂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

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
有似於是也

文中子論幽風

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
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
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
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
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

之者其天險揚旌指闕金墉言變之可正也唯

周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鳴壁之豪曰周之本也

志陵侮而為暴資剽掠以為殘而克正危而

扶妣矣輯熊曇朗周迴乃惟周公乎繫之幽

遠矣哉

劉更生論春秋 說苑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
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

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
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
有似於是也

文中子論豳風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
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諍其
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
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
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

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
周公能之故豳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
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
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
遠矣哉

劉更生論春秋 說苑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旣曰大夫無遂事
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旣曰大夫以君命出

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善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

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何邵公乘馬制

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孔子論御

韓詩外傳

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

也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
知上有人而敬之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
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
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
有人而畏之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
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
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
歡道得則民安而進詩曰執轡如組兩騶
如舞此之謂也

列子說御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習御也執
禮甚卑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
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
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
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
秦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
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
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

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

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淮南子說御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投足調均勞佚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驚若被左右若鞭周旋若還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

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
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
故不指招不咄叱過歸馮於碣石軼鸚鷄
於姑餘騁若絕矢躡風追焱歸忽朝發搏
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
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
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荀子論聖人

井井乎其有條理也嚴嚴乎其有終始也



古雋卷第二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周齊侯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墜公曰汝及
余經乃先祖余旣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
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余命汝朕于朕三
軍肅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
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

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爭率乃敵僚
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小子汝敷
余於艱阻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
城差正饗繼命於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
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命刻伐履司敗乃
靈司保少臣惟輔咸有九處禹之都不顯
穆公之孫其配撤公之妯而鹹公之女雩
生叔是儗于齊侯之所是小心共齊靈乃
考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桓武靈公之所

桓武靈公錫乃吉金鐵鑄玄鏐釜鑪乃用
作鑄其寶鍾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
考用祈眉壽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
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畏若鍾鼓外
內斷辟都俞造而屏臬母或承類

周齊侯鑄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隄公曰汝及
余經乃先祖余旣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
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而弘厥乃心余命

弘政于朕三軍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母諱及不敢弗敬戒虔此乃死事穆和三軍徒術雩乃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共辭命汝應肅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勲于戎攻余錫汝釐都膳爵其祿三百余命汝佑辭釐造國徒僕爲汝敵寮乃敢用拜手稽首弗較不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季汝

敷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差饗爲大事繼命于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溫卹汝以卹朕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俾若鍾鼓外內開辟造而屏臬母或承類汝壽考萬年承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宇盡義政齊侯左右母央已至于葉曰武靈成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姜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政先姑公
晉邦余不辱安寧經雍明德宣邺我猷用
昭君辭辟委揚乃先烈虔不墜諸覃享以
寵我萬民嘉清錫我虎賁千兩勿廢文侯
顧命溥貫通弘征鯨湯原取乃吉金用作
寶尊彝用康西夏安懷遠廷君子晉姜用
斲綽縮眉壽作敷爲函萬年無疆用享用
德峻保其子孫三壽是利

六合解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
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
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嬴孟秋
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
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短季夏
德畢正月不溫七月不涼二月不風八月
雷不藏三月風不衰九月無降霜四月雷
不見十月蟄虫行五月陽暑不蒸十一月

不合凍六月浮雲不布十二月草不喪七月白露不降正月有微霜八月浮雲不歸二月雷不行九月物不凋三月草木傷十月流火不定四月昆蟲不育十一月寒不降五月雨雹十二月凋類不見六月五穀不貫此謂月衝

九土解

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州曰弁土正中翼州

曰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信土

此神農九州也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數倍於禹貢之九州按晨土淮南子作農土高注可据此或係御覽所引邛州各本俱作次州

括地象解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之部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一千里神物之所生仙人聖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

也其山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
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層城也中國之地
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堯
舜土萬里禹時七千里隨德優劣也秦前
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峭函右隴
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蜀漢之土與秦
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礙隔以
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周在中樞西
阻峭谷東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三

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魏前枕黃
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南田之寶浮
池之淵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瀑之
流飛壺井陘之險至於潁陽涿鹿之野燕
却背沙漠進歸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
長蛇帶塞險陸相乘也齊南有長城巨防
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越海而東
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
也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

之流大野廣土曲阜丘衞南跨于河北
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右指黎山宋
北有泗水南迄睢渦有孟諸之澤礪山之
塞也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
章水戒險阻之國也楚後背方城前及衡
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
阻之國也南越之國與楚爲隣五嶺以前
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士謂之南裔
東越東海處南北尾間之間三江流入南

海通東沿嵩海深險絕之國也
交九州之
涯地也亦

出括地象今附世

五音解 管子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
在野凡聽宮如牛鳴察中凡聽商如離羣
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七觀解

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人呂
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

事臯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文心雕龍
云標七觀

山書

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
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川谷爲
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
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
土之人美坵土之人醜羽蟲三百六十而
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
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

而人爲之長

井田記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
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
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
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
也

事始

呂覽

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

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
衣夷弄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
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翼作白乘雅作
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
作醫巫咸作筮

客說周公

韓詩外傳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
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母
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

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
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旦也踰明
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
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
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揀人之急也大
詩曰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管仲辭桓公觴

桓公禮仲公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
日齊戒召管仲管至公執爵大夫執尊觴

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齊戒十日而
飲仲父寡人自以爲脩矣仲父不告寡人
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明趨而出及管仲
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
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中堂公曰寡
人齊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免於罪矣仲
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聞之
沉於樂者治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
朝者緩於政害於國者危於社稷臣是以
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脩也
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
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
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非一朝之
萃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
禮再拜送之

叔向對晉平公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舣舟以逆之
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綉衣而豹裘者有

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
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
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
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翟使對楚

翟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
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
者曰否翟寔國也堂高二尺墻階三繁茨
茨弗剪采椽弗括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
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蓋悒如也

惠盎諫宋康王

惠盎諫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
人之所悅者勇有力矣不說爲仁義者也
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
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
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
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

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

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諒毅使秦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王憂之左右曰使者三往而不得通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諒毅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

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
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者報曰吾所
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
從吾則使者歸來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
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
命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
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
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
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寡居之

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
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啣之
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與涇陽君二君之
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
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剝胎焚天而麒麟
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命以還報敝邑之
君畏懼不敢行無乃傷葉陽君之心乎秦
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
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

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欒懷子諫田獵說苑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
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
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亦以卒獵而
後吊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
拂今臣於君輔也鼎於君拂也君胡不問
於鼎也武子曰盛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
何必鼎哉遂輟田

柳下季對岑鼎呂氏春秋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
信而反之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
爲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對曰君
之路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
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
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
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
君之國

赤章蔓枝諫夙繇

呂覽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鍾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鍾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

子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宛春諫衛靈公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狐裘坐熊席取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

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死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靈公以下

呂覽贊辭也

狐援說齊潛王

通鑑狐喧正議斬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

東閩增印援也

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千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噐陳於庭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鼎陳之庭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圉圍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

曰新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新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新之東閭每新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

呂覽

無鹽女說齊宣王

新序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

也白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盛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頰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拚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

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

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

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昴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闕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虞史伯夷曆術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蠶百草奮興和鳩淖物乃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

奮興大戴記作權與和鳩淖戴記作瑞雉

無釋

古雋卷第三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雍門周以琴說孟嘗君

桓譚新論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先生鼓琴亦能令
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
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
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
得信不若交歡兩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

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
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
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條則傷心
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
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
闈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
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
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鈎手不測之
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

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
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
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
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
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
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
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簫斧而伐朝菌
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
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

血食高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為之增歎歎流涕狼曰先生不可止而就之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或謂楚王

戰國策

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天下臣願大王

之聽也夫因諛為官奮患有成勇者善攝禍裁少為多知智者官之天報報之反墨墨之化惟六君能之禍與福共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冠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幾上于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蘇子說齊閔王

國策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
怨者孤夫後起者籍也而遠怨者時也是
以聖人從事必籍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
籍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
故無權籍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
于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
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
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籍不在焉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卓舍人不休

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
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
被甲底劔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
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
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
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
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
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
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

牟之墜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

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爲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義莫若

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
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
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
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
莫如謹諍而寡卜信諸侯謹諍則四隣不
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
則畜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嚚而不服矣
小國道此則不禍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
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

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
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
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
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
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
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
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
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
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

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
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
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弱足而湏也明於
諸侯之故察於地理之形者不約親不相
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
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
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
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

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其於相趨者
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
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
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
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
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
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
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腸士則是路君
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釀通都小縣置社

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鏐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

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衡檣家襍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替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攻戰而滅二子

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
長子敗趙氏壯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
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
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
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
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
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
下稱爲善也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
臣聞戰大勝者其上多死而兵益弱守而

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
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
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
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
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
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非徒示人以難也
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
事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
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

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
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中兵不出於君而
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
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
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後
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
之兵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
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
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

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
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
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
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
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
我勞亂在人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
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
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
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

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譟秦秦王
恐之寢不安庸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
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
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
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
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
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
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
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

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
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
趙必從矣西收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
王有伐齊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
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
說於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
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
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
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

兵於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
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
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
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
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
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
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此策凡二千
四百六十八
字極其長衍而典折精神互應明哲讀之
惟恐其終篇千載而下猶若抵掌蘇秦文
筆妙古今可以沁鬼神矣

蘇代約燕王策

國策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秦楚得以
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
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中乘船浮於汶
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
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
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

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
秦秦王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
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
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
爲然故事秦秦王告魏曰我安邑塞女戟
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道南陽封冀色包
兩周乘夏水浮輕舟疆弩在前鋌戈在後
夾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
濟楊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在陸攻則擊

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
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
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
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
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
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
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
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

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
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
陵塞黽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
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阨爲楚罪兵困
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
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
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馬陽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
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羸則兼欺勇

與毋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葉蔡
適楚者曰以塞黽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
今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勇不
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
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
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
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
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
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

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伐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說淳于髡

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肯見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知之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一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

之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有意為伯樂乎臣獻白璧一雙黃金十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於王而見之果善蘇代

荀卿謝春申君書

荀子為書謝曰竊疾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制以知奸則

大臣主斷國私以宗誅於已也故殺賢長
而立幼弱廢正適謂立不義春秋戒之曰
楚王子圍聘於鄭三不出竟聞王病反問疾
遂以冠纓絞王殺之一因自立也齊崔杼之
妻美莊公逼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
請與分國崔杼不欲莊公乃於廟崔杼不
許莊公走出踰於牆外射中其股遂殺之
而立其弟景公二代所見李兌用趙釐主
父於沙丘而殺之淳臣用齊擢閔王之筋

懸於其腐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疔
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
擢筋而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也其心
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
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玗隋珠不知
俾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
媒兮媼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
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
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汗明說春申君 國策

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塩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汗洒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失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湫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袂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鄒子折公孫龍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與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辨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音舒也意通旨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不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

引入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矣夫
繳糾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
皆稱善劉向別錄

家語致思篇

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
侍側孔子四望喟然嘆曰登高望下使人
心非心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
言尔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
若曰白羽若月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旄

續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繫之必也擗
地千里舉旗執鉞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
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
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濟濼之野兩壘相
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
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
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子曰辨哉士
乎僂僂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
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以言之

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噐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噐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聞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

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子張論哀公不好士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奔而

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韓非子論龜筮鬼神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騶衍之事燕無功

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提衡。非趙龜神而燕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拔榆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寶，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

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途熒惑刑星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孟子天時地利之說亦是此意。孟子之言簡而明。韓子之言曲而盡。亦同而意也。

賢良說奢侈踰制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

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閭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出驅殲罔。員掩捕麇。鰲鮓沉猶。鋪百川鮮羔。挑幾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鷄。冬葵溫韭。浚芑。蓼蘇。豐弈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椽復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

及其後世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棧楹士頴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脩堊憂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噐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噐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

服梘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輶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禕褱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繪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縹繡紈中者素錦錦米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

之飾夫統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統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幹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輅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緩鞞杠中者錯鍍塗采珥靳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王士狐貉縫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袴粉彤撲羝皮傳今富者鼪鼪狐白鳧翥中屬衣金縷燕鼪代黃古

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彼革鞍釐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鞮耳銀鑷鞞黃金琅勒屬繡弁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唯山瑚璉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壘玉鐘中者舒王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

燂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族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飲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臠鱉膾腥麇卵鷄鶩橙枸鮐鱧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收冬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陶函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腹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

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腹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佰仟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牧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推牛擊鼓戲娼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營臺

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鷄豕五芳衛保
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得行求福故祭示而
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
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媢親而貴勢
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亨
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
昏孜孜思其方故君子不素飧小人不空
食世俗飾偽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
頡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

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
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卽采木
之杠葉葉之楛士不斤歲大夫葦莞而已
今富者黼黻帷幄塗屏錯野中者綿綿高
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
旃蒨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
單莞庶人卽草蓐索經單藺邊蔕而已今
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獮皮代旃
闢坐平莞古者不粥絰不市食及其後則

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
殺施成市市紫墜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
拘腊馬腩羔豆賜鶩臙鴈羹自鮓甘瓠熟梁
和炙古者士鼓缶炮擊木拊石以盡其歡
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瑟琴往者民間
酒食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
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
中者鳴竽調琴鄭舞趙謳古者瓦棺容尸

木板望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梓棺
椁槨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縹古者明器
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
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
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系椽偶車櫓
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紈絺古者不封不
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
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
上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

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罍豆古者隣有
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
之則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
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於小坐而責辦歌
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
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
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
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禕
璧端簪珥占事生畫僦送死畫哀故聖人

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
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
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
故黎民相慕効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
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
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
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
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
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

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
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
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
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
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
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
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
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
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

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
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
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
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
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
功不養無用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
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日暮不瞻蠻夷或厭
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
庶人鹿菲草芟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

綦下不借鞵鞵革鳥今富者革中名工輕
靡使容紈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
作蒯苴秦堅婢妄韋杳絲履走者茸芟狗
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
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
年故堯秀眉高彩亨國百載及秦始皇覽
怪迂信禳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
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
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

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
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
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
旁其後小者亡迹大者藏匿吏捕索頓不
以道理名宮之勞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
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
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
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
等宣帝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思之

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嘉也器械雕琢財用之嘉也衣服靡麗布帛之嘉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嘉也口腹從恣魚肉之嘉也用費不節府庫之嘉也漏積不禁田野之嘉也喪祭無度傷生之嘉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捲用百入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

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卽政急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荀子對應侯論秦

應侯問荀卿曰入秦何見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汚其服不褻甚畏有司而順占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

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
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
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
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
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
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
類之矣雖然則甚有其謔也兼數具者而
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
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

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
所短也

師曠論齊桓公

新序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功
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
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
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
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

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疆之亦
君之力也

純音準
緣音怨

淮南論五道

凡亂之所由生者在流道流道之所生者
五大構駕與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櫨
株構榼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
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瀟滅菱杼紵抱芒
繁亂澤巧偽紛挐以相摧錯此道於木也
鑿汗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

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抑洩怒瀨
以揚激波曲拂逶迤以像馮浯益樹蓮菱
以食魚鱉鴻鵠鷓鴣稻梁饒餘龍舟鷁首
浮吹以娛此道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
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
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魯加擬於崑
崙脩爲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
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
蹈之患此道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蟲

疏鏤以相繆紵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
錯眩照耀輝煌儼蹇蓼糾曲成文章雕琢
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
沈居若簞遽蔭纏錦經穴以數而疏此道
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
其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埴
以銷銅鐵靡流取工鍛無厭是日山無峻幹
林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
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道
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南宮邊子論周公封魯

說苑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
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
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
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若營丘之衆不
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
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
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

王之卜君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無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曰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呂覽論封建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

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少使
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室也故
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
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網旃而已
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鄣鄣湯之
本國
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
而猶籍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

呂覽論察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

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
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
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
也得食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
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
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
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
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曰丁氏穿

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於宋君宋君使人問之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已與三相近亥與豕相近至於晉而問之曰晉師已亥渡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

楊子雲論秦并六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迄始皇三載而成

句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強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句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句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

荀子論義利

義與利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

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
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
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
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
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鷄豕冢卿不脩
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下皆羞利而不
與民爭業樂分施而取積藏然故民不困
財貧窶者有所竄乎

荀子論強弱

用強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
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
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
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力戰而我以力
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
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
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爲
我聞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
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

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右出荀子王制篇摠論王霸強三者之不一

同全篇皆奇偉而此段議論精確又辭密緻如寶塔層出玉環無端可日誦之以為警策也

荀子論諸子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謁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謁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

天論篇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

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噉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偶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

識也 解蔽篇

荀子論精藝

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僂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能而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

荀子論子發辭賞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

子而理其地既楚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之爲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

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祿庶人益地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勝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典功之臣恥受賞之屬按獨以爲私靡豈不過甚矣乎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孫伯論吳亡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

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八公論秦亡

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萬使蒙公楊翁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車而

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施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刈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下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鷄嬰兒過之

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

楊子雲論李仲元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紉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曰

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子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誦人矣未聞以德誦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是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

其猶係諸

宋王春或問 新序

宋王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
顏色或謂曰先王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
疑也宋王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
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
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
弄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
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躋行衆人皆得

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
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
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
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
行趨趨此謂謂也

宋王讓友 新序

宋王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
以異宋王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
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

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王曰不然
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斃蓋一旦而走五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
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
衆免之塵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斃亦
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縹與遙
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弃我如遺此
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古雋卷第四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叙湯使伊尹就桀 呂覽

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

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桀之任諛臣

威凌輓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

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

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
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
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
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
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
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
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
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
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相與
聞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
涸皐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令師泛東
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敘武王使人候殷

呂覽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
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匿勝良武王曰尚
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
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
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

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曰讒慝
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
誹怨命曰形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選
車三百虎賁三千至鮪水商使膠鬲候周
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
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何也
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是報
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
軍師皆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

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
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
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

敘武王定殷

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
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其頭而山隧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
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
夫又烏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子感

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

厭掩也夜掩於曰謂未明

也以前○猶云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

敘周宣王殺杜伯

周杜國之伯名爲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有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

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錡與伯皆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柰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宣王乃殺祝以無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

人滿也且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弓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右出顏之推冤鬼志然北齊之世豈有此筆力哉蓋國語刪去之餘而之推撫書之耳當表出之

敘韓褐子不祈河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僕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福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

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其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泐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况於人乎

敘王孫商反趙 說苑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拔靈公之手而搏

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
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
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有一人質於
趙百姓必然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
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
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
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
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
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之而能害之有患

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
俱至可謂善謀矣

敘宋就承亭息爭

新序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
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
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竊而
稀灌其瓜瓜惡楚人因以梁之美怒其亭
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
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

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辰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辰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辰楚亭旦而行辰則又皆以灌矣辰日益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辰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

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敘楚屠羊說辭賞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

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說曰大
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
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
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
郢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
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
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
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

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
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
以貪爵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
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敘趙襄子襲代

呂覽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
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
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
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

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畫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

操兵以聞盡殺其泛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

敘士尹池覘宋

呂覽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攀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鞞百也鞞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鞞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

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
庠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
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
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
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
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
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
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大三萬乘之間子
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

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

敘郈成子卹右宰穀臣

呂覽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
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
過而弗辭其僕曰彘者右宰穀臣之觴吾
子也甚懼今侯也何溲過而弗辭郈成子曰
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
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
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

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返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之再過謂之

公孫龍進善呼者

淮南子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

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之呼而航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田鳩說秦王

同上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王因見予

之將軍之節惠王而悅之出舍喟然而歎告芟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芟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繼繩者

薛燭說劍

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試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

王請不得已乃若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和同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臺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斧絕鐵鑿胥中央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鈍鉤薛燭聞之忽

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帷簡衣而坐
望之手振拂揚其莘梓如芙蓉始出觀其
鈺爛如日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
於澹觀其斷山巖如鑽石觀其財煥煥如
冰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
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
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董之
山破而出錫茗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
灑雷公繫橐蛟龍捧鍾天帝裝炭太一下

觀天精下之毆治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
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純鈎
三曰勝邪魚腸湛盧無道子女死殺生以
送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
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
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
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
諸爲秦矣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
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赤

塵之山已合若邪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
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
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
尸之都二何足言哉

李園納媚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
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與春
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
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

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元我汝求
謁于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
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
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
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鼓音
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
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
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
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

鼓琴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馳人呼女環到昔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不負於夫人爲之柰何無泄此曰君召而戒之春

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悅取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與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

漢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
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八音解 魏明帝

金音鏗鏘以立橫橫以勁武故金音正則
人思武矣石聲硜硜以致死故石音正則
人思守節矣絲音哀哀以立蕪蕪以立志
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
會以眾衆竹音正則人思和浴矣土音濁
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人思寬厚

矣革音謹謹以進衆革音正則人思毅勇
矣匏音啾啾以立清清以忠志匏音正則
人思愛恭矣水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寡欲
水音正則人思潔已矣

八風辯 服虔

兌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
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
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
風涼兌音金其風間闔易緯通卦驗云立

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
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
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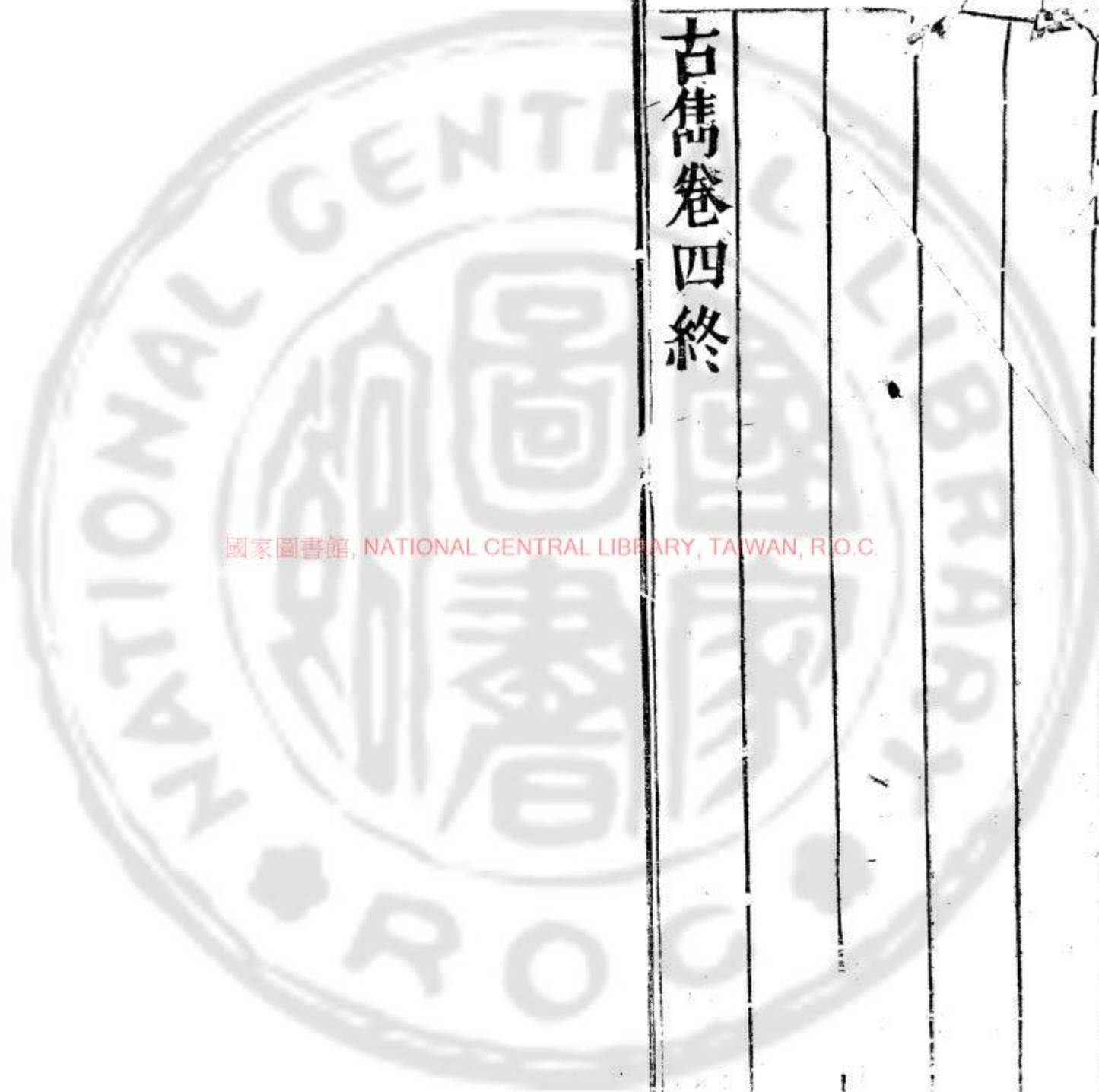
系隨八節而爲之立名耳調與融一

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
融同也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
春樂用埴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
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
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祝敵此

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立春至春分爲震春分至立夏爲巽立夏
至夏至爲離夏至至立秋爲坤立秋至秋
分爲兌秋分至立冬爲乾立冬冬至爲坎
冬至至春分爲艮每節四十五日

古雋卷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雋卷第五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上秦皇言韓可舉書

韓非子

以下十四則皆

臣竊願陛下之幸燕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詎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

若八之有腹心也虛處則恢然若

濕地也而不去少松走門發矣夫韓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秦之害不爲秦病也若有卒報之事
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
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
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
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
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
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
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
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

陛下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
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
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
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
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
王使來入見大王因納其身而勿遣稍
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
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
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

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
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
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
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
計無忽

上韓王書 同前

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
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
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

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
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
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
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
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
柰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
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
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
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

不可知天下共割韓土地十城以謝秦解
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
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
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
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
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
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
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
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殺姦臣

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
歸報秦韓之交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
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途賤臣者
耶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殂戮
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
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
不畱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
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
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

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
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
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
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
則難必謀其勢不熟左右計之者不用願
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
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
晚也秦王飲食不甘游觀不樂意專在圖
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

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
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
圖察之而賜臣報決

由余對秦穆公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
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
王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
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
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

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噐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噐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噐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纓帛爲茵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

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噐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

宋人以玉爲楮葉

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

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

趙襄子學御一

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以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

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誇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悍者隣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晏子對哀公

晏子聘於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
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
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
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
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
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
三哉

文媵蘭櫃

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

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
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未爲善嫁女也楚
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
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
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
謂善鬻珠也

宋人謳唱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
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

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槌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周君畫莢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造父御馬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

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戢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延陵卓子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鋏筴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嘆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鋏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

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楚人予盾

今語曰自相予盾出處在此然皆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

楚人有鬻楯與予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予曰吾予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予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予不可同世而立

劍馬

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於平伍

此漢宣綜核名實京房舉功考課之所祖也

通變論 公孫龍

曰他辨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
哉曰青黃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隣
而相隣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
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於青不可一
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
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而
且青驪乎黃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
不勝是木賊金矣木賊金者碧瑋則非正
舉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
也爭而明其色瑋也與其白寧黃黃其馬
也其與類乎瑋其鷄也其與暴乎暴則君
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不明非正舉也非
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
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可淺可深章管子以下三十則皆同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
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一
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

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於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于一言察於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况其功歲有春夏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時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巖淵泉闕流泉踰澗而不

盡薄承瀼而不滿高下肥瘠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量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論赦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毋赦者痊睢之

礦石也

堂上遠於百里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情入而不出謂之滅

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

管仲復於桓公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復此言

桓公外舍而不昇饋

桓公外舍而不屏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
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
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
子公召中婦諸子曰汝言聞吾有行也對
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屏饋非有內憂
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屏饋君非有內
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
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
汝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
必行也

天有常象

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
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
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
必行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體一說而不
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
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
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

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吝下不妄則
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
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
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
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理
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
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
官肅士廉農愚商工願則上下體而外內
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夫爲人君者廢
德於人者也爲人臣者仰生於其上者也
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爲人臣者受
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
家豐矣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頗
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
也者上之所以道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
制令傳于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
令而動者也

四稱

後二段補在後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憊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憊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

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飭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式法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旣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旣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

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縑緣縑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爲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磬若野獸無所朝處不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鍾鼓流於博塞

戲其工警誅其良臣赦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旣隸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旣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仲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輝循其祖德辨其
順逾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
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
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
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
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庶以與處
歸官則治酒食則辭不謗其君不諱其辭
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
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旣語我以昔者有道之臣矣
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
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
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
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
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
若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惟其
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

人爭唯趨人詔湛酒於酒行義不從不修
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惑其君生奪
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輔援貨人入則
乘等出則黨駢化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
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
無道之臣乎桓公曰善哉

水樞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
楚之水淖弱而法網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

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妬秦之水湫
最而稽坳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
齊晉之水枯旱而運坳滯而雜故其民諂
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
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
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
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
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
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

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聖君說度

故聖君說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滌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

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敬靜定性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執靜道定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

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
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籍與
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
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
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
屯泄何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文皆用韻

廐史論傳棧

桓公觀於廐問廐史曰廐何事最難廐史
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

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
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
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婢子論詩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
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
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
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未亂不
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于國多百

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
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以豈可以哉
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
浩乎育育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
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
子其欲室乎

草十二衰

凡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
土葉下於鬻鬻下於萋萋下於蒲蒲下於
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
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蛟龍虎豹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
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
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
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
水而神可立也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

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抵國距國

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

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構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杆格蔽固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于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爲託食之君然

則大國內欵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執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噐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

立貲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壞被鞅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噐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噐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撻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撻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畝鍾之國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塆諸侯畝鍾之國也饋山諸侯之國也河塆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塆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葢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

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鎡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戟程諸侯五釜而得俸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

衡籍

桓公曰寡人所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
買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
及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
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
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比窳戚馳而東鮑
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
子曰子皆爲吾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
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

報曰西方之氓者帝濟負河菹澤之萌
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
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
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
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
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
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
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窳戚馳而東反
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

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之家丁惠
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
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
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鹽
爲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
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百二
十萬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
出泉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
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

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
得哉

參患

故凡用兵之計三警當一至三至當一軍
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
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攻
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
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臣不
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惟憂其數不出於

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甲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短兵待遠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噐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噐濫惡不利

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于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噐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敵心二噐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噐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敵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晁錯上言
兵事本此

主德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中央之人

中央之人即史記所謂關說孟子之所謂龍斷也

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

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知之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

治國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

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徙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

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正靜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

強乃能戴大園而履大方鑒於太清視於
大明敬慎無惑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
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
之惑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
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
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
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
不言之聲疾于雷鼓心氣之形明于日月
察于父母此卽戒
慎恐懼

放春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
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
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道乎管仲曰苗始其
少也煦煦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
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兒何其君
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
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此
荀

鄉諸賦
之祖

明王

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
藏冝死者生冝蟄者鳴菹多騰墓山多蟲
蠹六蓄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途氣下
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
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劔珠飭者斬生之斧
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窟也明王知其然
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

矣

黃帝問伯高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
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荒而樹
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
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
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
上有陵石者下有鈇錫赤銅上有赭者下
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

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地均

二段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十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釜得入焉五而當一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萃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知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

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國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
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
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
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墨赤
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
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
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八君失二五
者亡其國大夫失此二五者亡其勢民失

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戰賂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
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
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
于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
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雋卷第六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文中子論祀祭享

陳叔達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

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
近則求諸已也巳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
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享
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
曰敢問地祗子曰至哉百物主焉萬類形
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祗字示形者非
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
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
有正焉

物類也宗廟用享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
才之蘊子曰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
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隣
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元首方足之
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

正本

豐牆燒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
樹本淺根芟不深未必擗也飄風起暴雨
至板必先矣君子居于是國不崇仁義不

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
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
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詩云啜其
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亂于末
也

左儒死諫 說苑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
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
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

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
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
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
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
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
之

田饒諫宗衛不能用士

宗衛罷齊相歸舍召門尉二千七人問曰
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皆伏而不

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田
饒曰非難用也是君之不能用也厨中有
腐肉則門下無死士今三升之稷不足於
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紕素綺繡靡麗堂楯
從風雨敞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
後宮婦人摺以相擣而士曾不得一嘗且
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所重也君
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士致所重之死豈
不難乎

五本

說苑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
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
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
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
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貴也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
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
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

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
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
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
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
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柰
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漆雕馬人論三臧 說苑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
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

氏家有龜馬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
馬武仲立三年爲二兆馬孺子容立三年
爲三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二大夫之賢
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
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
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
卜乎

魯石公說劍 說苑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

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麗之守
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
不及鞞呼不及吸舉足不及集相離若蟬
翼尚在肱比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
者也

如觀舞劍

許綰諫起中天臺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
操鍾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

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
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
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
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土地不足
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天地方五千里
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
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
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
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

給王之臺者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默

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此與莊子蝸角蠻觸之語意同

武王伐紂

韓詩外傳

以下二十一則俱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所與咸劉厥敵靡使有餘

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脩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脩武行克紂于牧之野

仁人之兵

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允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

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觸之角摧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

盡性致志

韓詩外傳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暇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卽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乎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孔子見客

韓詩外傳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穎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

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鍾于宮聲聞於外

庸人同上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關雎同上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

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
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
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
天地之基也詩曰鍾鼓樂之

下民瘁瘵同上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
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
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
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

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
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養性持命同上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
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
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言得中
也

孔子過康子同上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

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色甚隘顏
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論議耶徐
言閭閻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
巍乎信可好嚴乎塊乎道有歸矣小人之
論也專義自是言人之非瞋目盭腕疾言
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噍噍威儀
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阿谷處子 韓詩外傳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

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
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
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
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
阿谷之隧隱曲之泥其水載清載濁流而
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
流而挹之負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負然
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
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

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絃絃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比鄙之人也將南之楚于此有絺絺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然乖久分其資財棄

之鄙吾年甚少何敢授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

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此事厚誣也而文辭

似托諷之賦平原君問孔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于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始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所爲也

天子出入之樂

韓詩外傳

古者天子左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鍾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

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鞀
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
肌膚安鞀賓有聲鶴震焉鳴及僕介之蟲
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
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
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應同聲相應之意
也詩云鍾鼓樂之此之謂也

天地有合音同上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

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
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
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
而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鬪就而後能行三
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
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
而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
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
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

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
天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
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
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
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
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
故稱之曰月也

詩作急時之辭也甚焉
稱之曰月也

孔子論五美實同七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
有資勇悍者有心知惠者有貌美好者有
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
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
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
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
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以蠱
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
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三苗貫桑 同上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
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
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
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
白雉于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
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
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
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

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於是來也
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
遐有佐

繭卵喻性 同上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
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鷄覆伏
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
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
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卜商折公孫悛同上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悛道遭行人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悛子夏曰微悛而勇若悛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悛而勇若悛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報

召公孫悛至入門伏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

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
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
一鞞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惰曰子也子夏
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圍
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
邪我邪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
三矣所謂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
匹夫外直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
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

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
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
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
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
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
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卜
先生也

盍胥對晉平公 同上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

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崐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

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君子避三端同上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與

卞莊子 同上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
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
變及母死三年魯與師卞莊子請從至見
於將軍曰前猶於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
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聞獲甲
首而獻之請以此雪一北又獲甲首而獻
之請以此雪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
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雪三北將軍止

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
也今母沒矣吾責雪矣吾聞之節士不以
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
三北已雪輔世繼宗國家義不衰而神保
有所歸是子道也死節小具矣而敬孝未
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以下
是斷辭清
切而

李克論吳亡 同上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

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波瀾全在重疊綱目去數句便不成文

古雋卷第七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編輯

分職 呂覽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
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
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
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

其能疆能以其爲疆爲此處人臣之職也
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
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
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
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
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
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
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
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琴吹

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
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
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
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
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
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
知規矩準繩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

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兢無費乎，鄩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

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與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

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龜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曰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

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任地 呂覽

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明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滌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橐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

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蛾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剛

移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麥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畜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

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
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
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
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
其民而郟之民既郟乃以良時慕此從事
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
種禾不爲種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
失功

辨土 呂覽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
厚其鞞爲其唯厚而及鎗者蒞之堅者耕
之澤其鞞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
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失四序參發大剛
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
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
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
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
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

多蓄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

無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培其耨也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夾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糝境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播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呂覽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

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方奪秔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闊而青零多糝而不滿得時之桑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

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穠穗如馬尾大粒無芒博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米多粃厚糠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廋辟米而不時恃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

以長踈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稟以於後時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踈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炎色稱之重食之致者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

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肘動蚰蛆而多疾
其次手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
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
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
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
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
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睿智四衛
變疆殍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
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古雋卷第八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古律呂書文

音始于宮窮于角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
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無形成于
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就形
形理如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
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

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載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公論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正聲也五行之

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無有文字皆有五行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成敗之機武王曰

善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抱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音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易曰師出以律

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吹南風不競知楚必無功太史遷曰六律萬事律本焉其於兵械

所係尤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國語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

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及反羸
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
謂之羸所以優柔容民也此皆可考吹
律聽軍之事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 史記

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
越王曰越不伐楚夫不王小不伯圖越之
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
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

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
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
不効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
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况於攻城圍邑乎
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
地以聚當郟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
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
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
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

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

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六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闔晉楚也晉楚不闔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劉

溪曰齊使亦奇略戰國策士亦何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而雄辨若此者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 史記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至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醇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

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醇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

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勿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䟽鐸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

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嚮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下邳號曰成侯

農器 六 張

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未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予戟也簔薛登笠其甲冑干櫓也鑿鍾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鷄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

長其將師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管子禁藏篇曰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繕農且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鈹耨以當劍戟被蓑以當鎧鎡苴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又輕重已篇云張耜當弩鈹耨當劍戟獲渠當芻月軻簔苴當楯櫓

故耕械具則戰備矣合而觀之可見古人寓兵於農之意

越女對越王劍術

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于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曰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於是袁公即杖筵筵竹竹枝土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遂別去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

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若右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途順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

陳音論射

越王問陳音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夫射

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印左蹉右足橫向
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翁心
咽咽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
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况
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范蠡苦成對越王

越王問伐吳之策范蠡對曰臣聞峻高者
墮葉茂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
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倡氣有盛衰故

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
水靜則無漚濔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
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
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
而威折兵挫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
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
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
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
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

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
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誣狂佞之人
迷於策慮輕于朝事子胥力於戰聞死於
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虚心自匿無
示謀計則吳可滅矣

中黃伯矜勇 尸子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
惟象之未與吾試焉有力則又願爲牛欲
與象聞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惡

乎試之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者義
之彫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昔國
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昔國
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獨却行齊踵焉
所以稱于世矣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
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天老說鳳

天老對黃帝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有
神鳥名爲鳳焉鳳之象也鴻前麟後蛇頸

而魚尾鵲頰而鴛思與腮同龍文龜身燕頰

而雞喙頭上青戴仁白抱義斧赤負禮胷

黑蘊智足下黃履信有六象九苞頭象天

目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

苞命眼合度耳聽達舌誦申色光彩冠短

周宋均云周當作朱周朱古同音距允鈞音激揚腹文戶

不妄納故曰文戶天為生食積石之山其樹名瓊

枝以琦玕琅玕為實天又為生离珠一人

三頭遍卧遍起以伺琅玕與琦玕子其鳴

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白歌幹如干自

舞昏鳴曰歸昌節節足足嗜嗜邕邕其音

英英淒淒鏘鏘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與

八風氣應時雨徊鬱鳴翔懸圃過昆崙軼

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食有質飲有儀

住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

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

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

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

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止則騶
于閣司晨爲羣夜率行則翔于車以節路
驅

春秋元命包論五藏

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木之精蒼龍之
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
也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精上爲張星
陰者腎之馮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
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

者也

兵形象水

孫子虛實篇節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
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
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
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
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治氣治心

軍爭篇節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

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
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
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
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窺敵三十二術

行軍篇節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
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
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塵高而銳者車止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

而條達者樵采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
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駑者退也輕
車先出居其側者隙也無約而請和者謀
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
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
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
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瓶不返其舍
者窮寇也諄諄喻喻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兵勢 全文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闔衆如
聞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
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
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
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
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一四時是也聲不過

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
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
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
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
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鷲鳥之
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
節短勢如張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聞亂
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
於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

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司馬法仁本篇

然即

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

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無愛民也

少未云無愛民此句尤難下

文法如竿頭進步吾民其見彼此又加一夫尤

應劭記十反

伯夷讓國以采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子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偶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蒲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

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垣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思蓬門而株盈

淳于髡斗酒說

史記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

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鞠臚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貽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

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上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東坡曰男女襍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

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具人以托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蓋未有知其趣者

九方臯相馬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城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躐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

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
擔纏薪采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
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
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
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
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
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
樂喟然太息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
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
見不見其所不見其視其所視而遺其所
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
果天下之馬也

解蔽篇 節文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
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
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
曰墨以爲朗狐狸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

君子者宣其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
通而小人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
言上明而下化也

宋人作朋黨論
千言不及此

論俗士輕今重古

世俗率神貴古昔而賤黷同時雖有追風
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御也雖有連城
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泣也雖有擬斷
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
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

超群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
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世之遺文也
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嗤於比
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
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曜今月
不及古月之朗何肯於今之才士不減古
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患矣昔
之破琴斲絃者諒有以乎

古夢書

御覽引

夢者像也精氣動也寃鬼離身神往來也
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造
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者告也
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嗅
口不言也寃出遊身獨在身心所思念忘
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
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
傳也昔聖帝明王之世神氣昭然先見故
堯夢乘龍上泰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

長沙夢布冷天下其後皆有天下桀夢疾
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齊襄夢爲大
禽所中秦二世夢虎噬其馬其後皆失天下

相貝經

御覽引

相貝經者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
于河海水產必寃朱仲學仙于琴高而得
其法獻珠于漢武云不知所以嚴助爲會
稽太守仲又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
於助曰黃帝堯舜夏禹三代之真瑞靈奇

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
雲謂之紫貝索質紅黑謂之珠貝有青地
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
疾珠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不能延年
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
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
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之昭觀秦
繆公以遺燕蚩可以明目宜金宜玉貝如
珠璣或曰駁其性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

使人寡無以近婦人 黑白各半是也灌使
善驚無以近童子黃 脣點齒有赤駁是也
頰貝使人病瘡黑鼻 無皮是也瞬貝使人
胎消勿以示厚婦赤 帶通脊是也慧貝使
人善忘勿以近熾心 穀赤絡是也管貝使
童子愚女子淫青三 谷赤鼻是也碧貝使人
盜脊上有縷句脣 疋也雨則重霽則輕委
貝使人志強夜行 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
員是也雨則輕霽 則重

祖餞祝

蔡景

今歲淑月吉日吉

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

神吉兆休氣燿

卦著利貞天見三光鸞

鳴雍雍四牡彭

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

伯雨師灑道中

大陽遂求福蚩尤辟兵蒼

龍來轂白虎扶

鶴朱雀引輓玄武作朋勾

陳居中厭伏四

君往臨邦長樂無疆

雜陰陽書

禾生於棗或楊

凡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

禾生於寅壯於丁午長於丙老於戊死於

申惡於壬癸忌於乙丑凡種五穀以生長

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薄以忌

日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為佳大

豆生於槐九十日秀秀後七十日熟豆生

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癸死於寅惡於

甲乙忌於卯午丙丁小豆生於李六十日

秀秀後六十日成成後忌於大豆同麻生

於楊或前七十日花後六十日熟種忌四

季辰戌丑未

秀後五十日成麥生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

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蟲食杏者麥貴稻生於柳或楊八十日秀秀後七十日成戊巳四季日爲良忌寅卯辰惡甲乙

春秋元命包九州解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州之爲言

殊也合同類異別其界也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牽牛流爲揚州分越國立爲揚山軫星散爲荊州分楚國荆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天弓星主司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徐之爲言舒也言陰牧內安詳也五星流爲兖州兖之言端也隄精端故其氣纖殺分爲鄭國鈞鈐星散爲豫州豫之爲言序

也言陰陽分布各得處也東井鬼星散爲
雍州分爲秦東距殺坂西有漢中南含高
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
菁參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隘也謂物數並
決其氣急切決列也箕星散爲幽州分爲
燕國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
易曉故其氣躁急榮室流爲并州分爲衛
國之鎮立爲明山弁之爲言誠也精舍交
弁其氣勇抗誠信也

宋何承天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
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
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
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
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曠制作侔造化歸
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
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醴
醎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品服

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治秦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慤慤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爲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漁候豺獮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麇卵庶人不數畧行筆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

不邇五祀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

孔融以爲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之答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也俗將壞因夜奔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椽教太守鄧晨高開

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之瑞韓元長雖好地里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椽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者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卜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椽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醜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仁如斯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

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阮瑀文質論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察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䟽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

春敷華遇衡風而墮落素葉變秋既寃物
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噐多牢華壁易碎金
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
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
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爲人必有四難之
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
優也專一道者思之散也混濛蔑者民不
備也質士以四短爲人必有四安之報故
曹叅相齊寄托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

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
正嫡者周勃大臣未強不至華言孝文上
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
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
奇才使變典法

應瑒文質論

皇窮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羅
其文百穀麗于土芳華茂于春是以聖人
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于玄表俯察

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趨
道無攸斃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
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人濟濟沐令火龍
黼黻擘鞞于廊廟交冕旂旒烏奕乎朝廷
冠德百王莫叅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
隆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
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
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
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于皇代

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
所蔽若夫和氏之明璧輕穀之桂裳必將
遊玩于左右振飾于宮房豈爭牢僞之勢
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不能
咎郊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
子棄五典之文闡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
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
之結也且高帝龍蜚豐沛虎據秦楚唯德
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乎奮其

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
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
一士之術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
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疆
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此
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
夫諫則無義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
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國典辭定皇居然
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汜勝之書

論

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旱鋤穰
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和
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
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
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
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
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椽橛木長尺二寸埋
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埋散上沒椽陳根可

拔此時二十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此時
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
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復耕耕輒藺之
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
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春
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
糞不慎無旱耕須草生至可種時有雨宜
種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
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

孔出不可鋤治反爲敗田秋無雨而耕
土氣土堅塔名曰脂田及盛冬耕泄陰氣
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脂田皆傷田二
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
耕以當三六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
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藺之掩地雪勿使從
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
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
收可畝十石

古傳八卷終

古傳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